



曲 扬

著

家风

屋檐下

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
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
格调 and 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家 风

屋檐下



曲 扬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风：屋檐下 / 曲扬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313-5164-1

I. ①家… II. ①曲…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0418 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张玉虹

责任校对：陈 杰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姿 兰

幅面尺寸：155mm × 230mm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12.75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313-5164-1

定 价：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24-23284384

第一章

爸走时我没哭。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他最看不上男人哭，而我不争气，从小就爱哭。为这，他一直不太喜欢我。他曾跟我妈说：“你说这老四整天哭哭啼啼的没个老爷儿们样，长大以后可咋支门过日子。”我那时也就七八岁，正和老五在外屋地鸟悄儿地扒碗架子找吃的，老两口在屋里的对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我妈以少有的强硬语气说：“你可不许再这么说。一滴眼泪一分善心，依我看善心比能耐和本事重要，有善心的孩子准错不了。况且你咋就知道咱老四没能耐没本事呀，要我说，老四没准最有出息。”那时老五刚把小拇指冲我竖起来，听了妈的话，立马换成了大拇指，同时很不相信地“哧”了一声。

妈走的时候我尽情地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因为我想起了妈说的那句激励了我一生的话。特别是，一想到我这个儿子已经几乎没有可能兑现妈对我的期许，眼泪更是吧嗒吧嗒流个不停。

我家祖籍山东石岛，父辈以上三代都以打鱼为生。1942年我爸雷锦江带着一岁的大哥和四岁的老叔来到东北。最先落脚在大连，

我爸在码头当搬运工。后来活不下去，奔了辽西，先后辗转于兴城、锦西、锦州、阜新、彰武一带，靠打零工、给铁路建水塔维持生计。最后于日本投降前落脚到锦州湾的一个网铺重操旧业，生活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我爸我妈1943年在彰武结婚。我妈叫罗秀芬，纯东北人，满族，没裹脚。结婚时我妈才十六岁，不过据我妈自己讲，那个年代，女孩十五六岁出嫁很正常。

爸妈婚后一年生下二哥。时值日伪统治末期，亡国奴的生活与牛马猪狗无异。我家基本上处于居无定所的半流浪状态。全家算老叔在内五口人就靠我爸一个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艰难困顿可想而知。最惨的时候，全家三天只靠几个土豆几根大葱活命。年三十，我爸很晚还没回来，等米下锅的我妈怕三十晚上烟囱没有炊烟被左邻右舍笑话，便往大锅里加两瓢水，然后生火拉风匣……老叔和大哥以为锅里有吃的，眼巴巴地守在锅台旁。我妈边拉风匣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大人吃不饱，孩子哪有奶吃，二哥常饿得整宿整宿哭。我家里有一张二哥幼时的照片。他瘦骨嶙峋，捧着个房东家孩子的破皮球，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镜头。每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哭……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没经历过哥哥们的苦难，但我听妈讲过当时的情景：为了让儿子在那次“奢侈”的消费中露出笑脸，她用一只红皮大鸡蛋换得房东孩子那个玩腻了的旧皮球一分钟使用权……但一直到照相先生捏响快门，二哥也没有笑——他没办法笑，房东家的孩子在旁边数着数儿催促呢。

二哥长大后虽个子挺高，人也最帅，但一直瘦弱多病，最后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英年早逝。

三哥1949年出生。那时新中国成立，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船上的收入也不错，所以三哥幼年时基本上没怎么挨饿。但三哥个子矮，这肯定和他早早就帮爸担起家庭重担有关。对

于三哥，我要用对待长辈般的敬意在后面专门讲他的故事。

大姐生于1956年。给她起名字时很费了一番周折。按我们雷家祖辈传下来的家谱，我们这一代应该范立字，我爸一直盼着生女孩，认为上天赐给他的这个漂亮女儿是今后很多个漂亮女儿的第一个，就想给大姐取名叫雷立一。我妈不干，说这哪是女孩的名字呀，不行不行。争执不下，就找了个当地很有名气的老先生，让他决断。那老先生办事麻利，没查字典没掐算阴阳五行，现场就综合了我爸妈的意见，建议取“一”字的谐音，叫雷立依。我爸上过四年私塾，在当时算是挺有文化了，听到这个名字后点头叫好。我妈虽不识字，但听我爸和那先生讲了“依”字的诸多美好寓意后，也欣然同意。

然而我爸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虽然我们从小就被爸要求喊雷立依为大姐，我妈却再没生过二姐三姐。大姐往下，肩挨着肩出生的我们哥仨清一色是男孩。按我妈的说法，雷家一大窝孩子，除了大姐这一枝花，其他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土驴子。

大哥叫雷立家，二哥叫雷立人，三哥叫雷立国，我叫雷立忠，老五叫雷立德，老疙瘩老六叫雷立本。

老叔叫雷锦海。

几十年过去了。长风流沙，吹散昨天的往事。斗转星移，时光倏忽流逝，让我们本来就平淡琐屑的生活卑微得如尘土飘落。岁月几乎带走了一切——青春、苦难、眼泪、欢笑……包括我爸妈和二哥的生命。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带不走，也永远不能销蚀磨损半分，那就是我们雷家世代传承的勤劳俭朴、孝顺谦和、友善待人的家风。正是因为有了它，补丁衣服才变得高贵，我妈的七个孩子和一个小叔才没有一个因贫穷而沉沦。特别是，我的文盲母亲竟让他们中的五个接受了高中等教育。这是家风创造的奇迹，也是爸妈一生最值得炫耀的财富。

嗨，你不要指望我那只念过四年私塾的爸和文盲的妈能讲出啥排比押韵的警句或箴言。和多数中国家庭一样，伴随儿女长大的，也不过就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唠叨再加上笤帚疙瘩炉钩子的追打。其实，起作用的，是爸妈一生都在做给我们看的立世为人的身教。很简单。

对了，还有笑声。那在婆媳间、兄弟间、叔侄间、妯娌间从未间断过的笑声，让每天的亲情如朝露般新鲜，让艰难的日子不曾有过一点儿卑贱，让明天的希望果真就能如约而至……哪怕这自我娱乐的笑声里常伴着眼泪。这就是我们雷家之所以历经苦难，却能生机勃勃，枝繁叶茂的原因。

写这故事的时候，楼道里的小燕子回来了。5月的熏风携柳絮和杨树毛子飞进大敞着的窗户，童年的歌谣随风而至——“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第二章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大姐在院子里冲着房檐唱，一边唱一边使劲招手叫我出来。她那两条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钻天锥”细辫子在头上一跳一跳的。

“小忠子，快来看，燕子在咱家房檐下絮窝啦！”大姐喊。

我那时刚记事，还不懂燕子是啥来路。我抬头看，房檐下那两只正试探着往墙上吐泥的燕子太招人稀罕了——黛青色的小巧身子，油黑的脑袋、乌溜溜的眼睛……它们那绛紫的脖颈和剪刀般张合的尾巴是那么不同凡响，就连它们的叫声也不同于其他鸟，特别是不同于常见的家贼子。它们虽然也叽叽叫，但音量很低很节制，像是怕吵到我们。那叫声像轻吹的口哨一般清亮悦耳。

看它们使劲扇动小翅膀悬停在墙边，努力地把不知从哪儿叼来的泥往墙上吐，我那个心疼啊，心想这得多累呀。墙上已经被它们的唾液弄湿了，有两块黄豆粒大小的泥团粘在了墙上。它们如何能搭成窝呢？搭成的窝是个啥样子呢？我充满了好奇。

我妈出来了，看了看，赶紧让我们姐俩回屋里。她说：“别盯着

看，更不许祸害它们。以后出门都鸟悄儿的。要是它们觉得咱家不安全，就再也不会来了。”

然后她给我们讲这燕子是绝对有灵性的鸟，之所以叫家燕，是因为它们都是把窝搭建在民房的屋檐下。并且只要选定了这一家，每年的春天都会携家带口回到这里度过春夏秋三季。

大姐问：“它们为啥不住山洞和树上啊，那里多肃静。人在院子里又是跳皮筋又是放炮仗的，坏孩子没准还会祸害它们，它们不怕吗？”

我妈说：“你个丫头家家的就惦记着玩。告诉你，等你过年放炮仗的时候燕子早就回南方的另一个家啦。再说，燕子不怕人，它知道这世上只有咱们人才是不用吃它、祸害它也能活着的动物。不光这样，人还能护着它们，有人住的地方老鹰长虫啥的不敢来。你看没人住的空房子哪有燕子窝。它们有天眼，能看出来哪家是好人，它们选中做窝的肯定是门风好人丁旺的善良人家，坑蒙拐骗杀人放火的，特别是可能会祸害它们的人家，它们保准不会去。懂了吧，燕子吉祥着呢，以后你们可得看管好它们，它们是咱家的。”

我妈这番话许多年以后我都记得很清楚。对她的话我深信不疑。抛开迷信的“天眼说”不提，物竞天择，燕子这亿万年前就存在的弱小物种，竟能在如今的年代依然轻灵地飞翔于钢筋水泥之间，证明它们选择依人而居的生存战略是最优的，它们对人类善恶的辨识，其准确率也是绝对大的。

我当时赶紧去外屋抓了一把高粱米，要去喂燕子。我妈呵呵笑，说：“傻小子，鸽子不吃喘气的，燕子不吃落地的，燕子只吃活着的飞虫。知道大家为啥这么稀罕燕子了吧，它不祸害人，只吃害虫。以后咱家院子里的蚊子就少喽。”

这是1965年春天的事，我四岁多一点儿。燕子来做窝是我记得住的第一个大事件。那时老五立德一岁半，刚会爹巴着走。

从这天起，我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竹劈子大门外给燕子站岗。

我用大腿夹着老五，一边哄他别哭闹，一边提醒来串门的邻居和来找三哥大姐玩的小孩：进院子可以，但绝不许闹动静吓着了燕子。老五小时候并不乖，平时绝对是哭着喊着要到外面去玩的，这下可倒好，蹬腿打滚地非得回院子里看燕子。我妈每天从早到晚有忙不完的家务，我爸那时已经进国营冶炼厂上班，白天照顾老五的任务按惯例得由我这个年龄最接近的兄长来承担。幼儿园？那时车仗子镇还没有幼儿园，全县也就县城里有一所，多娇贵的孩子才去得起呀。

大姐虽是个典型的假小子疯丫头兼孩子王，但从打那一天起，再也不领那些疯丫头们来院子里跳“马莲开花二十一”了。

房东老孟大爷出来了，我赶紧把小凳子让给他。他也是冶炼厂的工人，这天倒班休息。

老孟大爷是我家辗转各地的第十二个房东。妈记得很准确，常一个个说给我们听。老孟大爷肯定是天底下心地最善良的老头，大高个方脸膛，长得和我爸极连相，我那时心里默认他就是我的亲大爷。他对我们这户孩子爪子一大堆的穷住户像对待最富贵的亲戚一般尊重。他的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他特稀罕小孩。我们家这一窝孩子尤其是我们这仨小的，虽然爸妈每天拎着耳朵教育，可哪能做到不讨人嫌哪，可老孟大爷从来都是乐呵呵地对待我们的讨嫌和烦人。我们挨父母收拾的时候也只有他才能劝得住。

最让我们小孩崇拜的，是老孟大爷的衣兜里常常有糖球。那年月，糖球可是奢侈品，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孩子，三分钱的白糖冰棍或许偶尔能吃上一根，糖球可是过年也吃不到的。通常是，老孟大爷先摸摸我们的脑袋，然后说，去，洗洗手。我们就知道他要给我们吃糖球了。爸妈教育过我们不许吃别人的东西，但对于老孟大爷的糖球，家里最后形成的默认程序是：我们接过来，边咽唾沫边

举着跑回屋里，请示爸或者妈，说老孟大爷又给我糖球啦，等爸或者妈那一句“吃了吧”还没落地，糖球便进了我们嘴里。

老孟大爷抱过老五放在大腿上，正闹人的老五立马服服帖帖，还伸手摸他的胡楂儿。老孟大爷呵呵乐，说：“臭小子，大爷今儿个可没有糖球！”

在我的记忆中，长辈男人只有老孟大爷抱过我们。我爸是山东人，山东男人讲究不能和孩子腻腻歪歪。听妈说，我家这七个孩子，爸只抱过大哥和大姐。大哥是他抱着来东北的，不抱不行，那时大哥还太小。大姐这唯一的女儿也就享受了满月之后唯一的一次抱抱。我爸平日回到家除了帮妈干活，其他时间都是端坐在炕头，慢慢品那个“为人民服务”大搪瓷茶缸子里的茶水。他从未呵斥打骂过孩子，动手动嘴管教我们的还真都是我妈。可我们无比惧怕他，只要一听到门外他那自行车的声响，吵得多欢的我们都会立马规规矩矩地立正稍息解散。

“大爷呀，我妈说鸽子不吃喘气的，燕子不吃落地的，是真的吗？”我问老孟大爷。老孟大爷说：“绝对的，不信你就试试。”我这人从小就较真，当时就想明天我就试试。

这天老孟大爷陪着我们哥俩在大门口坐了大半天，他说这两天很重要，要是最初的一层唾液和泥粘不上去，燕子或许会另外选址。得让它们专心地干，不能惊扰了它们。燕子马上就要下蛋抱窝了，窝搭不好，那可就孵不了小燕子啦。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扒着大门缝儿观察燕子，见那两只燕子不断交替地往墙上吐泥，可基本都没粘住，地上已经落了很多泥和草梗。它们一边忙活一边叽叽喳喳地叫。我心里那个心疼，说：“大爷你快帮它们想想办法吧。”老孟大爷说：“不行不行啊，咱只要是帮了一下手，它就能看得出来，就会再也不来啦。”

三哥和大姐放学回来了，三哥小学六年级，过几天就要毕业了。

三哥观察了一番燕子的工作，也提出了和我一样的建议。老孟大爷又告诫他千万不能沾边，特别是不能动手帮忙。老孟大爷回屋做饭后三哥便和大姐嘀咕，说：“有啥不行的呀，你看咱家墙上的砖都旧得掉皮了，燕子吐的泥肯定粘不上去，咱们帮它把那几块砖刮一刮不就行了吗？”我赶紧喊：“不行不行，咱妈和老孟大爷都说了，谁要是动了，燕子就不敢来了！”

其实三哥天生胆小听话，他也就是念叨念叨而已，违背大人意志的事他并不敢干。倒是大姐来劲了，说：“有啥不行的，没事。咱这是学习雷锋做好事，爸妈和老孟大爷不会说咱们的。”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要是敢动，我告诉咱妈！”我梗着脖子喊，声儿挺高，有让屋里的大人听到的意思。

大姐使劲戳了一下我的脑门，说：“就你爱告密，你要是托生在打仗的年代，准是个叛徒！上回我掏喜鹊窝，要不是你告密，咱妈能打我好几笞帚疙瘩吗？！”

大姐说的基本属实，不过就算我不告密，她那一顿打也是逃不掉的，谁叫她上树时把新做的裤子刷开了个大口子。

“不行不行就不行，哇！”我开哭。大姐赶紧捂住我的嘴，说：“小忠子听话，姐和三哥不是也想帮它们嘛。你看它们累得多可怜，要是咱不帮它们，没准把它们累坏了也搭不成窝呀，到时候它们肯定得飞走啦。”

“是呀，还得赶快动手呢，趁它们才刚粘了一点儿泥，等粘多了再动手就更容易吓着它们啦。”三哥附和着说。大概是大姐的话给他壮了胆。

我从小就听不得说谁谁可怜，终于决定听他们的。便收了哭声，保持沉默。

大姐鸟悄儿地去仓房妈的工具袋里翻出一把瓦匠抹子，三哥搬来一只高脚凳，上去试了一下，够不着。他长得瘦小，都十六岁

了，个子也不比同龄的女孩高多少。大姐又架上去一只小凳，让三哥快上去。这时三哥犹豫了，说：“这要是真把燕子吓跑了咋办？”大姐说：“三哥你咋又变卦了呀，快点儿的吧，一会儿咱爸该下班啦。”三哥往大门口撒目了一眼，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上去，够到了。燕子叽叽喳喳地飞开，在三哥头顶盘旋。三哥果断出手，咔嚓咔嚓几抹子就把那几块粘了泥的墙砖刮光溜了。

大姐赶紧拿笤帚把地面扫干净，然后像啥事也没发生似的和三哥回屋里写作业。我抱着老五退守大门口，继续隔着竹劈子观察燕子。不好了，燕子在那块墙皮边叽叽喳喳地研究了好一阵后终于飞走，一直到我爸下班时也没再回来。

我本想开哭，听见我爸的自行车响便赶紧收了声。我爸个子高，骑二八架子的自行车一叉腿就下车了。他是我心中最高最帅最强壮的男人，冶炼厂的工作服穿在有的人身上跟劳改犯似的，但我爸穿着好看。我虽然怕他，但我和所有男孩一样，渴望自己的爸能摩挲一下我的头顶，并渴望能长得和他一样高壮一样帅。很遗憾，我长得很瘦，还是一张病恹恹的黄脸瓢。妈老怀疑我肚子里有蛔虫，张罗给我吃药打虫子呢。最没面子的是我没做过一件能获得摩顶待遇的露脸事儿。所以在爸的面前我从小就自卑，一直到他去世。

今几个更是完蛋了，别说摩顶，不打屁股就不错了。我不敢抬头看爸，拉着老五给他开了大门，心里祈祷爸可千万别往房檐下看。

我爸支好自行车，径直往燕子做窝那儿走！

我心说完了完了，抱着老五蹲在门口不敢动。其实，我爸一进大门就一直盯着那里。

就见他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也没说话就进了屋。我心怦怦跳，竖起耳朵听屋里的动静。

好半天没动静。我以为暂时没事了，刚想进院子的时候有事

了，就见三哥和大姐一前一后逃出来，后面我妈高擎那把古老得大概都成了精的小笤帚疙瘩追出来。追到院子，我妈停下来仰头看燕子做窝处，一边拍大腿一边念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啊，败家孩子！”

我爸出来了，说：“让你别吵吵嘛，等等看，兴许明天它们还会回来。”

我爸的这句话等于是给我们哥几个下了特赦令，三哥和大姐不再逃，停在大门口和我站在一起。

老孟大爷听到动静出来了，连说：“看我这老糊涂，是我让他们弄的，别怪孩子啦。没事没事，我兄弟说得对，明儿会回来的。”

这天的晚饭我几乎没有吃，一端起饭碗就想哭。想起饭桌上的规矩之一是绝对不许哭，便没敢哭。我爸虽然没有责怪我们，但一直拉着脸。我妈肯定想和往常一样数落个够，但我爸有态度在先，她也就没再说啥。这让我们几个更难受，三哥一直耷拉个脑袋，大姐也少用地用负疚的眼神瞄爸妈。

这天晚上我梦见燕子飞回来了，还合力叼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鸟窝。

第二天我起了个有生以来最早的大早，端坐在大门口等燕子叼着塑料鸟窝飞回来。等啊等，家贼子倒是吵吵闹闹地来了不少，可燕子到太阳落山了也没见踪影。我终于号啕大哭，老五也跟着哭，我烦，第一次拍了一下他的屁股。到我爸下班回家时我也没停止哭，爸也没理我，径直进屋里去了。

三哥大姐早早就放学回家，三哥一进屋就跟我妈承认错误，说：“妈，是我不对。都是我的主意，我是大人了，该打，你打我一顿吧。”

其实，每次三哥和大姐的组合要是惹了祸，做检讨并接受处罚的准是三哥，尽管罪魁祸首肯定是大姐。据说大哥和二弟的组合也

是如此，年龄大的都是受伤的角色。长江后浪推前浪，到老六立本出生后，我家最末出场的这第三拨组合升级为三人组。可怜我这名誉——不，名义组长，整个童年都在代人受过和别人偷驴我拔橛子中度过，一如大哥和二哥组合中的大哥。

不过，大姐这次十分罕见十分仗义地主动帮三哥分担了责任。肯定不是因为已经免责，那不是她的风格。

我妈不再说责备的话，红着眼圈说：“不怪你们，还是咱们家门风不够好。唉，这好不容易的，又走了。”

这天晚上家里人都不再谈论这件事，挫败的气氛在狭小的两间屋子里弥漫。好几拨孩子来喊三哥和大姐出去踢盒子藏猫猫，他们都没去。后来我爸破例说了句：“去吧，你们去玩吧。”他们才不情愿地出去了。以往肯定是我张罗跟着去而他们不爱带我，这次三哥主动带我去，我没心情，没给他面子。

他们出去后我爸跟我妈说：“跟你商量个事。立国马上就要毕业了，得替他想想出路啦。”

我妈瞪大眼睛说：“啥出路？升初中呗。咱家可就立国是三道杠啊。”

我爸不再说话，一口一口喝茶水。

我妈说得没错，大哥二哥都很争气，是我们车仗子镇中学新中国成立后考出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本科生中的两个。但他们上小学时也不过分别官至两道杠和一道杠，老叔连一道杠都没混上。大姐虽说早早立下三道杠的宏愿，但毕竟尚未实现。我当时并不知道几道杠究竟代表啥，但知道三道杠全学校才只有一个。

我上学后才知道，两道杠也很伟大呢，一个班才那么几个，当一道杠都不是吹糖人那么容易呢。

我妈停了手里的针线活，盯着我爸说：“我说他爸，立国人长得小，十岁了才上学，他的胳膊腿儿到现在也还没长硬实呢。咋，你

还想让他上班呢？你可别动这心思，我就算要饭供他们哥儿几个上学，也不能让立国荒废学业。”

我爸深深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妈接着说：“你不是早就说过，只要孩子们能考上，咱头拱地也要供他们。还说他们考上啥学校就供他们念完啥学校。你都忘啦？”她说说着着眼圈红了。

我爸的喉咙里咯咯响了一声，他赶紧又喝了一口茶水，然后说：“算了，这事算了吧。”

我妈哭了，说：“他爸，我知道老孟大哥的房租该交了，立依的学费也不能再欠着了。我明天再去工程队看看，说是今年能有活干呢。”

我毕竟还小，听不出他们的对话里包含着多少艰辛。但我大致能理解是因为家里缺钱才不想让三哥上学，便插嘴：“等我长大了使劲挣钱供我三哥上学！”

我妈一把搂过我，揉我的脑袋。我舒服极了，很为自己的这句话自豪。

我还小，不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以后的很多年，一直是三哥在使劲挣钱供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念书。到我真的能使劲挣钱而三哥已经过早地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时候，我也没能做到供我的三哥养老。而我妈却把我的这句童言多次讲给晚辈们听，以激发家庭的正能量。

这天半夜时分下起大雨，院子里的煤棚子盖着洋铁瓦，狂暴的雨点把那洋铁瓦砸得轰隆隆响。小孩一般睡得实，以往就是打雷我也不会醒，可这一夜我心里净惦记着燕子，一直睡不实。听着外面凶险的雨声，我想那两个燕子在哪儿躲雨呢，可千万别打雷，打雷会吓坏它们。想着想着真打雷了，咔嚓咔嚓的炸雷，一道道闪电在院子里闪。

我见爸妈都坐了起来。我妈说：“他爸，老孟大哥家灯亮了。是不是他家房子又漏啦，你快去看看吧。”

我爸已经开始穿衣服了。他啥也没说，披上那件油布雨衣出去了。妈也下了炕，扒窗户往外看。

我家住的是后建的东偏房，老孟大爷住的正房已经年代很久，爸妈去年帮他换过瓦。

三哥醒了，问：“妈，咋的啦？我爸干啥去了？”

自打大哥二哥相继考上大学，三哥就自觉承担起长子的责任。他虽长得瘦小，但勤快心细，对我们弟弟妹妹还特带才（山东方言：意思是兄长或姐姐对弟弟妹妹谦让呵护，全书同）。每天早晨他都起得很早，帮妈拉风匣贴大饼子。我和大姐、老五都是妈喊好几遍才肯起来。

“没事，你爸去你老孟大爷家了。睡吧，明儿还得上学呢。”我妈说。

“不行，我得帮我爸看看。”三哥说罢翻身下炕。家里没有伞，我妈给他找了个洗衣服的大铝盆，他顶着出去了。

那时候雨伞比雨衣贵很多，只有条件好的家庭才有雨伞，一般家庭能备两件胶皮或塑料雨衣就不错了。我家孩子上学时好歹都有雨衣，街东头喂牲口的老王头家比我们家还困难，我上学后他家小连子和我同班，下雨天他都是穿着那套祖传的破蓑衣戴斗笠上学。一见到他的这套行头，便有王小春等不咋样的同学冲他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怕这些人笑话，有时宁可让雨浇着脑袋也不戴那个斗笠，我看过眼，让他钻进我那件老叔传下来的大雨衣后面，他抱着我，两个人嬉闹着也就到了学校。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肯定是我陪他一起浇得湿透，有时还会跌倒弄得一身泥，但我看重小连子因我的陪伴而不被嘲笑。这是后话。嗨，小连子本人把这件小事看得更重，到这位上学时虽穿得破破烂烂但品学兼优的同学成为某上市公司的老总时，他也没忘了我这份照说不算啥的情谊。这更